

## 春萱如兰

王仁菊

与春萱表姑的头一面，是在我的婚礼上。她浅笑盈盈地站在迎亲队伍的最前面，穿一件深咖色呢大衣，戴一顶同色贝雷帽，帽檐下的金丝眼镜微微泛光，一头齐耳短发整齐顺滑，衬得肤色白皙干净。简短的婚礼后，她拉着我的手笑盈盈地说：“好，真好！”目光温暖得令我刹那间恍然失神。惊叹于她举止间的优雅从容，惊叹于时光的厚待，任如何也无法把她同年逾六旬的花甲妇人联系起来。

表姑同先生家是几辈人扯不断的老亲，先生在兰州当兵的四五年里，曾得她诸般关照，关系十分亲密。后来我发现，因着待人朴实热忱，她对在兰州的家乡人都很亲厚，有无亲友关系，总力所能及给予关照。因着表姑的关系，这些相熟或不相熟的人也都慢慢成了老友。

许是第一面印象良好，她同我也极为投缘。此后，她不时从兰州寄了特产来。若回老家省亲，也必来家里小住一两日，吃一顿家常饭菜，然后陪她四处转转。附近的古仙洞、芍药谷、琵琶岛、黄河河、关婭子遗址，再远一些的天书峡、武陵城、武当山都去过。她精力极充沛，时刻都保持着说走就走的热情，喜欢山山水水，喜欢探寻人文遗迹，拍照技术也相当可以。在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，走到哪都背着一个傻瓜相机，照片洗出来了，必及时邮寄了来。即使后来智能手机普及，仍保持着用相机拍照的习惯，就如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喜欢写信、邮寄照片和侍弄兰草一般。

我们很快成了相谈甚欢的忘年交。表姑的生活极其丰富充实，除了回老家省亲，多数时间都在读书看报，侍弄花草和旅游，十余年间几乎跑遍大江南北。遇到好景致或拍得好照片，常写了信来并附上照片，我随着这些图文也回

接欣赏一番。偶尔我们也会电话交流，聊聊生活近况，分享一些眼前见闻。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难处了，不时也会讨教一二，她总是十分乐观豁达地给出建议。我心下常很仰慕，叹服她把日子过得丰盈有趣，人也永远优雅从容，猜想她该当是一直被生活特别眷顾厚待的吧？直到兰州一行彻夜长聊，才发现她曾经历过生活极其严苛的淬炼，却凭着骨子里的坚韧善良，把自己活成一束光。

儿子中学前，我们一家三口应邀去兰州做客，表姑的家比我预想的要小要旧要雅致。老式筒子楼，老式装修，老式家具，却处处纤尘不染，屋子收拾得整洁利落，沙发和床尾搭着素白蕾丝罩布，阳台上的小茶桌旁，几盆花草疏影纤秀，处处透着古旧雅致。晚餐后，先生和儿子困乏睡去，表姑邀我一同去阳台上喝茶聊天，等一树昙花开。那是阳台上几株兰草外唯一的一盆花，养得不肥不瘦，花苞却不老少。按表姑既往经验，晚些时候大抵会开放二三朵。于静夜中等一朵花开，这是我不曾有过的念头，但这样的邀约令人新奇而欢喜。我们守候到凌晨一刻，眼见着两朵花苞在眼前徐徐绽放，花瓣玉白，花蕊淡黄，花香渐浓，灯影下恍如神话传说中的宝莲灯，那种视觉体验至今无法形容。

等待花开的时间里，我们天马行空地聊了许多。表姑告诉我，昙花是她先生在世时的心头好，那是个极热爱读书、热爱自然的人。而兰草是从老家后山挖了带来的，那是老父亲一生的偏爱。生于民国年间乡绅家庭的表姑，自幼饱读诗书，父亲自“萱草解忘忧”一句中为她取名春萱，愿她一世无忧。在那个女子鲜少读书的年代里，师专毕业的表姑十分出挑，毕业后留在安康师范学校做了会计，与同为教职工的爱人相识相恋。婚后随爱人回老家

甘肃工作，定居兰州，爱人继续做教员，表姑转行到银行。中年因爱人重疾离世，她独自带着四个儿女艰难度日，直到最小的女儿成家，才算卸下身上重担。最艰难的时候，微薄的工资一分掰成两分花，也常入不敷出。她曾偷偷抹过眼泪，也曾一度崩溃到绝望，在被生活压迫得连喘息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，父亲托人给她带来了一株老家山里的兰草和五块钱。在那个极度艰苦的年月里，她无法想象老父亲是如何凑得的五块钱？心底的阴霾在那一刻倏忽散去。岁月的风霜已落在了身上，她不能任由它落在心上。打起精神把一家人收拾得齐齐整整，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，在背面认真写下“春萱如兰”寄给父亲。此后的日子里，无论多苦多累，她都不再为眼前的苟且伤神，兢兢业业工作之余，学会了缝补修补和一些手工活，业余带孩子们做些糊纸盒的活计补贴家用，带他们读书交游，教他们乐于助人。时光水一样流逝，儿女们一天天长大，日子也一点点从容温暖起来……后半宿，我们在昙香四溢中沉沉睡去。临睡前，表姑说：“你闻，夜里的花比白日要香，白天干扰多，人常无法静心感受呢。”彼时，我并无那样的荷花体验，不置可否。

此后几日，表姑带我们在穿城而过的黄河两岸走走转转，穿梭于大街小巷品尝美食，观光留影。谈笑间，不时就走岔了道，她总乐呵呵地说，哪条路上都有坡坡坎坎，哪条路上也都有好风景，高高兴兴往前走就好了。我们在“黄河母亲”雕塑前谈及兰州的前世今生，表姑俏皮地说：“记住兰州很简单，记住一条河，一碗面，一本书就好了。”我看着她历尽千帆仍春风满面的模样，心下动容，嬉笑回她：“还有更简单的法子呢，记着表姑，记着春萱如兰，记着这美好的一程就更好了呀！”

### 天使的刻度

鲁莹莹

消毒水的气息漫过清晨  
她们在玻璃瓶的森林里校准时间  
银针悬垂成第三十一种月亮  
指尖的春风正为疼痛校准温度  
走廊的秒针被输液管反复折叠  
翻身、叩背、导流  
生命体征在表格上抽芽  
橡胶手套里藏着儿子未曾拆封的画  
值夜灯是永不降落的星辰  
她们用棉签擦拭黑夜的褶皱  
直到监护仪波纹舒展成  
一条年轻的句号。而身后  
加药车的轮子沾满黎明的碎屑  
此刻所有病房正被晨光重新装订  
她们站在三月第八个页码上  
用体温焐热所有凉下去的刻度  
直到医嘱单破译春天的第一支赞歌

### 时间的装订线

再俊雅

办公桌上长出的藤蔓枝头  
别着女儿昨夜脱落的乳牙  
像别住时光松动的拉链  
孩子把月亮种进铅笔盒  
她就站在黎明的根部  
用睫毛丈量季风的走向  
影子却比蝴蝶更早学会开花  
她在笔记本背面折出纸鹤时  
侯鸟正穿过雾霾压低的实际线  
晾衣绳上摇晃的蓝裙子  
正滴落成琥珀的标本  
针线盒里织网  
——她数着苔藓的年轮  
我梦见所有母亲都年轻着  
正用体温解着未成形的春天  
此刻整个三月正在发芽  
所有女人都站在光的剖面  
在成为母亲、女儿与自己的裂缝间  
倔强地生长出新的装订线

### 山顶挖红薯的姑娘

李思纯

她的家在半山腰  
就连夜里的梦也是不上不下  
而白天，她要上到山顶最高处  
锄草、施肥，挖一年又一年的红薯  
她力大无比  
能背着滚滚云海把腰弯成一张弓  
也能为家里的猪背回红薯  
她走过的山路上  
尽是从年轮的苔藓里磨出来的光亮  
路旁拦腰斩断的荆棘，以及  
她被挂掉的乌发  
许多来山顶观光的游人笑她痴傻  
为什么不下山，渡河，坐车，进城  
山外面的世界大如银河  
装得下很多像她这样的星星  
可他们不知道  
从小邻居就告诉她  
她是被父亲从山外捡回的孩子  
那之后她就成了被养母推着的石磨  
他们不知道，偶尔她也有不一样的时候  
比如看见落在麻雀尾巴上的光阴  
比如听见它们早晚循环吟唱的经文  
她在那样的瞬间  
像极了油画里怀抱陶瓮的少女

## 瀛湖

第 1433 期

### 把粮食写进春的卷首语

杜韦慰

温柔的风，打开了春天  
大地渐渐苏醒  
雀跃的人们开始耕耘播种  
马铃薯、油菜、玉米、水稻  
迎接崭新的季节  
炉火上，炊烟袅袅  
火苗映照着童年的欢愉  
像父母滚烫热烈的心  
母亲烧水煮饭  
喂养我们和希望一起成长  
田野里，生机勃勃  
弟弟骑在牛背上举起柔软的鞭子  
哥哥推着犁铧  
迫不及待直达土地的内心  
父亲站在水田中央  
把自己弯成一株沉甸甸的稻穗  
用灵活的双手  
把粮食写进春的卷首语

### 我想去一个地方

邓小鹏

春来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  
那是一封信无法抵达的地方  
风在田野上呼啸  
鸟在江水上飞翔  
油菜花舞蹈着歌唱着  
歌声里有父亲母亲熟悉的乡音  
春来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  
那是父亲母亲千回百转的梦境  
老井里的月亮圆了  
瓦楞上的草又绿了  
黑米酒、枣糕馍、菜豆腐余香缭绕  
春来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  
那里面有父亲奔跑的身影  
父亲的脚步在秦岭汉水之间  
那节奏是长夜里最美的音乐  
这个春天我走过很多的地方  
可最终没能抵达那个想去的地方

### 梦里也曾是少女

唐玉梅

潮水漫过脐环  
戒指顶痛牙齿  
在爱的虚妄里  
少女的子官孕育过整片星空  
却在生产的阵痛中  
听见大地开裂的哭泣  
生命从裂缝中涌出  
她用幻想做针线，缝补帘窗  
她用隐忍把温柔做成老绣  
她站在结婚证的钢印里  
在天地的旷野中  
生长出新的草原

### 女教师

侯云芳

偶尔会梦到着急上课却找不到教室  
梦到开会迟到，双腿却无力走动  
梦到课表上密密麻麻的字  
梦到夹在 199 页的数学题被偷走了  
梦到身体在如山的试卷中窒息  
还梦到一堆人的指指点点  
明知是梦，明知从未发生  
时常会一口气上四节课  
时常一整天把头埋在题海中  
抬头低头间就是日升日落  
周六在黑板上与粉笔共舞  
写着写着就过了漫长的冬  
看窗外的油菜花自顾自摇曳  
多么真实，为何却恍然如梦中  
尘世如此虚幻又多么现实  
好在，总有人对你付出真心  
好在，你依然能感知幸福

### 观烙画

范莹

她很美，她看不见自己的美  
抬头见山，低头作画  
日光落在右手上  
先是木香，白了三分  
这素帛上的婆娑花树  
木板上的月下荷塘  
令我着迷  
令我想要入画、入景  
与葫芦上的翩翩酒翁深深道个万福  
——这是对美的折服  
爱上烙画，爱上烙画的女子  
有人挥笔写下七律  
有人题了绝句  
她配得上，好的词牌和曲牌  
一个身藏绝技的民间女子  
请接受，我的敬重和赞美

### 要你成为一棵树

乔文丽

当然知道，你是一朵花  
与土壤、空气、黑夜、白昼  
日月、雨露一起  
给你你长大，万般无措时都在  
夜里消化  
一个母亲，钢筋水泥里的  
肉身，也曾心里装过多少云朵和棉花  
可一出门，风霜与陷阱  
又不晓得如何规避  
若说不谙世事，年龄又成为笑话  
屋檐檐叶下，落雨幽深成痕  
所以啊，女儿  
尘世的一切  
不是我们初遇的样子  
有人怕我们磕碰撞倒，怀抱温暖  
手臂坚实，都只是一程  
记住，能一直依靠的  
可能只有自己

### 女人如花

周益慧

在春天的路口  
一场盛大的绽放  
悄悄地含苞  
或者粲然一笑  
让成熟的优雅荡漾在悠然的裙摆  
馥郁与风情彼此相得益彰  
在人间。舞动风花雪月之美  
看不厌的风景，生动  
落在眼眸里的星辰  
如花的情思，便是最贴心的呵护  
悦动如小鹿的心跳  
挽住青春年少，心间的露水  
馨香流转，一直流进  
岁月深处

### 归去来

杨菁

推开门，女儿像往常一样  
在刚刚吃过晚饭的餐桌上  
安安静静写作业  
卧室里，床铺整整齐齐  
心爱的靠枕靠在温暖的床头  
像是爱人张开的怀抱  
阳台上，所有的脏衣服  
都已洗净又干爽  
而此时，女儿惊喜而又狂热的  
亲吻，已深深印在我的面颊  
那个做好一切准备，预感到  
我要归来的人  
我听见，他正匆匆拿出  
打开门锁的钥匙

### 巾幗诗韵

潘久芳

在旬阳最北端  
桐木高铁小镇，如明珠般闪耀  
历史的脉络，在这里静静延展  
现代的高铁，将奏响蓬勃的乐章  
站台承载着希望  
见证着小镇的蜕变与成长  
人们的笑容温暖而明亮  
三八妇女节  
歌颂女性的力量  
她们是家庭的支柱，是生活的暖阳  
在田间地头，在小镇街巷  
她们用勤劳与智慧  
书写着不凡的篇章

### 一眼望不尽的花开

杜波儿

女人如花，阳光中绽放光芒  
一眼望去，花开如海  
站立在春风的枝头  
绽放坚韧与温柔  
每一女人，都是一朵花  
花瓣间的露珠  
是付出的泪水与汗水  
赞美她们，赞美无边的花海  
三月八日，是她们的节日  
一眼望不尽的花开

### 那个身影

高文静

小时候  
睡眼蒙眬，轻哺乳汁的是你  
扶我踉跄学步的是你  
求我跑步的是你  
跋山涉水，送我入学的是你  
泪盈眼眶转身的是你  
工作后  
周末时光，盼我电话的是你  
假期将至，望眼欲穿等我归巢的是你  
那个身影  
伴我成长，如春日暖阳

### 岁月开成花

王慧

在三月  
樱花数着秒针绽放  
万物走出大地的门楣  
一些春天的词语  
嫁接在鸟鸣声中  
被南风传递  
被琐碎的日子捡起来  
拼成好看的风景  
有人写故事，有人读曾经  
在春天  
我们都是被祝福的人

### 梦幻之约

柳旭

这是，两个女孩的梦幻之约  
安康很大  
十年之间，连一次偶遇都没有  
安康很小  
十年之后，重逢在婚礼前夕  
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  
是女孩们幻想中的公主  
这天，她是最美的新娘  
这天，她是最称职的伴娘  
这天，她们的梦幻成为现实  
这天，她祝愿永远幸福

一九六八年，初冬，我刚满十六岁，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青。

评工分时，队长只同意给女知青评四分，十分工的劳力才两毛钱。有人说：“是不是有点少？”队长黑着脸说：“你看她们做得了啥？队上挣四分工的半大儿娃子能挑粪、插秧，她们行不行？”话里话外充满了不屑及满腹的不情愿，全场鸦雀无声。

次年早春，杨柳泛绿，麦苗返青。生产队里受人尊敬的张婶提议，让我和她们一起去深山里面掰竹笋，另外两名女知青请假回了城里的家，我欣然同意。

次日凌晨，天麻麻亮，我就出了门。只见大姑娘小媳妇嫂子伯娘们，一大群人，一人背一个大背篓，已经汇聚在保管室外的院坝，很巧，这一天，正好是“三八”妇女节。

大家互相打着招呼，嘻嘻哈哈上了路。路窄山高且险，绕了一弯又一弯，翻一座山又一山，淌一道河又一河，不知走了多久，也不知走了多远。我累得气喘吁吁的时候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。

放眼望去，无边无际的竹海，葱葱郁郁，遮天蔽日，崇山峻岭，高耸入云，一阵风吹来，冷飕飕地。稍事休息，张婶教了我如何掰笋子的一些技巧，便开始干活了。

姑娘媳妇们像一群猴子那么灵活，相互间拉开距离，钻进竹林，一会儿便淹没在竹海中，有的边干边唱山歌。学着她们的样，我进了竹林。

竹笋真多，一个个从地里探出毛茸茸绿茵茵的小脑袋，惊奇地打量着外面的大千世界，身子一抻长左右，有的才刚刚冒头顶着绿色。大山里四下弥漫着竹的清香。我用左手挑拨开竹笋周围的草，并就势按压着，右手反握住竹笋，稍稍用力一掰，声音轻却清脆干净，一根竹笋就到了我手中，竹笋断面白净，汁水盈盈，接着反手一甩，扔进了背着的背篓里面。这一掰，要一点技巧，用力重了，就扔在了背篓后面，用力轻了也进不了背篓。

我很兴奋，很好奇，也不觉得累，断断竹笋的声音太动听了，像一曲美妙的音乐。不知不觉，越爬越高，背篓满了，同伴们都彼此招呼着下山，我兴犹未尽、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竹林。

山脚下，姑娘媳妇们的背篓里，竹笋堆冒了尖，不是随意散放，而是把竹笋一个个或尖端或尾部朝下相互排放，挤得结结实实，背篓最上面靠边插一圈长长的木棍，再码上竹笋，背篓就像一座小山。

我不敢贪多，平了背篓就算。

大家兴高采烈，满载而归。开始似乎还好，一边走，一边说笑。渐渐的，话越来越少，只顾着赶路。我越来越吃力，越走越慢，越走越觉得背篓重，背得似乎不是笋，而是一座山，但又不敢太慢，我打起十二分精神，深深地俯下头，咬紧牙，鼓足劲，挣扎着，往前走，勉强跟上大家。

大山一片静寂，只有“嗒嗒，嗒嗒”的脚步声，“呼哧呼哧”喘息声，不时有鸟儿飞过。背篓不时磕着我膝盖，差点摔了跤，只是机械地挪步，走得头昏脑胀、两腿发软，几乎坚持不下去了。天已黑尽，终于回到了家，是张婶的家，放下背篓，我瘫软在地。

喘口气，接着剥竹笋。竹笋的壳虽然好看却不好惹，一层层，长着细细的毛，扎手。渐渐的，睡意袭来，头越来越沉，我差点跌进了竹笋堆里。

张婶不忍心了，说“回去睡吧，我来。”待回到知青的家，我直奔床边。

翌日清晨，我兴冲冲赶到张婶家。只见大缸、大盆、木桶里，都浸泡着白亮亮的笋子，捞起一根笋，细细看：青白色，柔软、娇嫩、滑润、清香扑鼻；咬一口，脆生生，满口生津；笋尖纤细，用来形容美女“玉手如笋”，再贴切不过了。我心中充满了收获的甘甜，昨日的辛劳一扫而光。

如今，每当我去买菜，一看见新鲜的竹笋，就情不自禁想到了当年，时而还热泪盈眶，买它从不还价。因为知道它来得太不容易，全然没有文人骚客们“听雨声，爬青山，挖竹笋，画小画”那般的诗意与浪漫！

## 容颜

付调娥

我曾经被一张透着坚毅的温柔的脸迷醉得不轻。每当我穿过人群就会不由自主地在心里比较，猜测着什么样的灵魂才能配得上如此容颜。

那日我随在残联工作人员的身后跨进荣的房间，荣俯身躺在床上，见到来人，立马撑起头，笑容可掬对上工作人员的目光，他热情地招呼大家坐。我刻意扫视房间，两张床顺着窗户并排着，中间仅容一人侧身通过，荣的床边小凳上放着手机和水杯，进门处有一张小方桌配上两把椅子，除此之外再无一物。房间整齐得令人意外，嗅不到丝毫异味。

荣很健谈，对工作人员是有问必答，在他们聊天的时间里，我迈出门去，顺便把周围转了个遍。返回时发现房间里多了个人，她扎着低马尾，站在狭窄的过道里，面带微笑盯着荣，一动不动，窗外一缕光线明显晃掠过发际。我的位置正好看见她的侧脸：饱满的额头，几条卓尔不群的皱纹点缀细长的眼睛，微微上翘的鼻子有力地填补了正中的空白，嘴唇更是赋予了面部柔美的感觉。这些东西巧妙地搭配在一起，宛如沉入湖面的正午阳光，散发着金辉，使人无法移开目光。尤其由双唇间一路漾开的盈盈笑意。我被这张脸吸引住了。她是荣的妻子——梁芳。

荣是2008年在新疆煤矿受的伤，下肢瘫痪，矿上赔付一笔钱，不够家里开支几年。随着工作能力的土崩瓦解，荣一度感到自己的世界彻底陷入黑暗之中，所有的东西都应该驱逐出去，包括妻子。

2010年，荣的父亲不慎摔成中风，至今半边瘫痪，次年，荣尾骨褥疮，村医每天来挂针，清洗两次，最后梁芳为了方便，自己学会所有技术，即便那样，梁芳还养蚕2张，养猪2头，以增加家庭收入。15载的悠悠岁月，荣大多时间在这张床上度过。那么梁芳呢？

我忍不住问梁芳：“你没想过离婚吗？”梁芳先是微微一怔显得很局促，转过脸轻轻叹息道：“哪有时间想那些。”可不，忙碌的极限就是遗忘！离婚的事她压根儿不去想，因为离开这里她更没法安心生活。她甚至不能袒露自己的软弱，最后她微笑着把那些悲苦毁灭了。

倒是荣爽朗大笑：“我提过，不拖累她，但这个蠢女人说离婚太麻烦。”惹得众人侧目，我怎么也笑不出来，再度盯上那张脸，是她勇敢地过滤了苦难，生活在太阳里。只是无法知晓，一个嫌离婚都麻烦的人，是如何在同时照顾两个不能动弹的病人的情况下，兼顾繁重的劳动和抚养孩子的。

在人们心中脱离苦难最直接有效的办法，当然是逃避，任何人在灾难面前都无法毫不在乎地说不至于。而梁芳选择了接受，大家对这种甘心接受表示由衷的悲哀。

梁芳似乎很喜欢听丈夫絮絮地讲话，始终含笑望着他，自己却一言不发，非常安静。

如今，他们的两个女儿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已出嫁，老父亲83岁高龄，荣也是58岁了，梁芳仍然在两个病人间打转，日复一日的农活，冬天地里的活少了，她还在隔壁粉厂上班。

与工作人员随同的保洁阿姨，见荣的房间实在没什么需要整理的，就去收拾厨房，没想到厨房也是一尘不染，井井有条。

水泥路边，荣正坐在轮椅上晒太阳，惬意地感受大地清新的气息。在他的斜下方大约十米处，梁芳正在捡粪种菜，两人都没说话，一个默默做，另一个默默看，好似静止的空间里两个互不相干又缺一不可的人。偶尔，梁芳抬头望去，大声提醒一句：莫撞墙睡哦！荣就“嗯”应一声，无尽的怜爱从他的眼里溢出来——群山像一个有力的臂膀温柔地拥抱着他们。

## 那年竹笋青

刘培英